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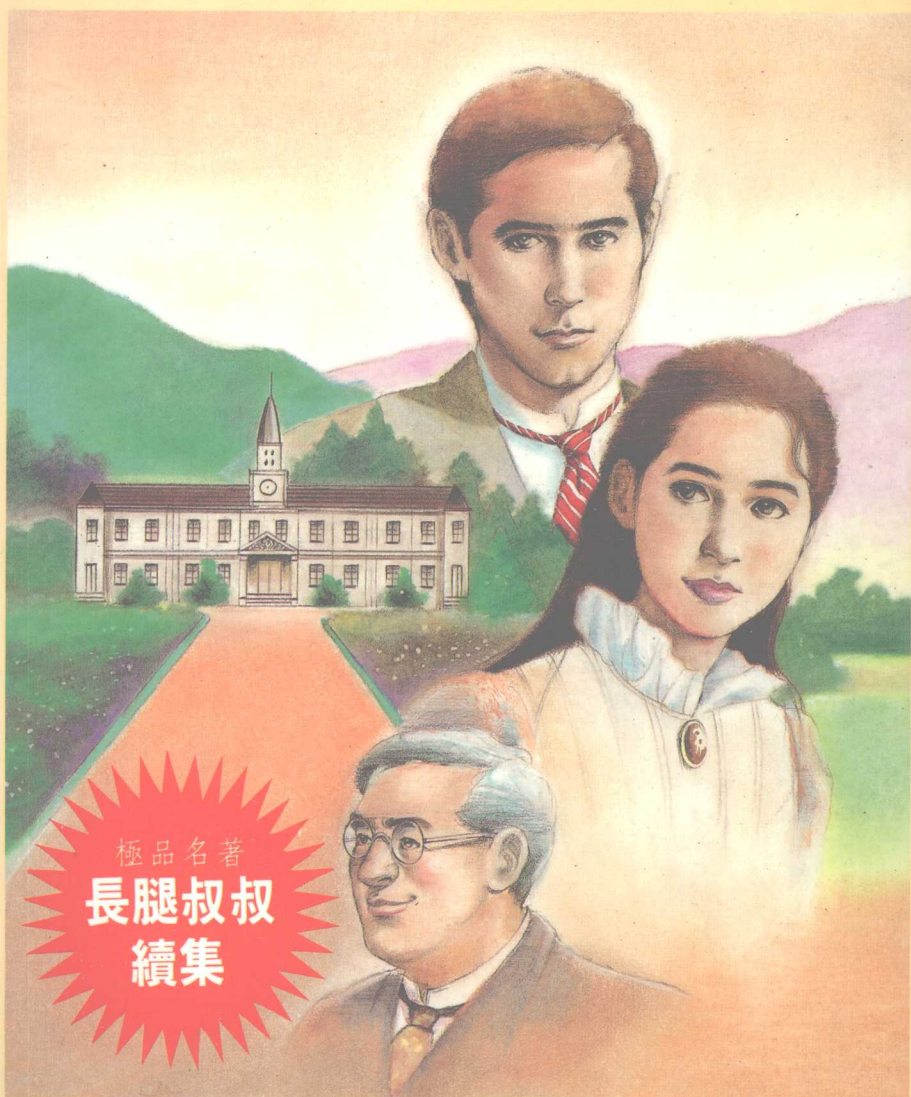
- 她與他朝夕相處，如膠似漆 ●
- 而他竟是她最愛的敵人！？

長腿叔叔 II

親密的敵人

珍·韋伯斯特／著◎江淑芬／譯

5
5



極品名著
長腿叔叔
續集

世界精典名著系列

長腿叔叔 II

親密的敵人



著 者／珍・韋伯斯特

譯 者／江淑芬

編 輯／精典製作羣 (R.S.P.)

發行人／林正中

負責人／簡泰雄

出版者／世茂出版社

台北縣新店市民生路19號5樓

(02)2183277 (代表)

FAX／2183239・劃撥／0750300-7

法律顧問／謝新平律師

台北市廈門街九十九巷八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208號

電腦排版／龍虎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世和彩色印刷公司

初版一刷／1992年六月

二刷／1992年6月

定價1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新書，謝謝！

長腿叔叔Ⅱ

親密的敵人

珍·韋伯斯特 / 著
江淑芬 / 譯





編 序

深受讀者青睞的世界文學名著《長腿叔叔》續集——《親密的敵人》(Dear Enemy)隆重登場。一九一五年，珍·韋伯斯特在《親密的敵人》中以茱蒂·亞伯特的大學同學莎莉·馬克白為主角，並以同一家孤兒院（約翰·格列爾之家）的改造為主題來寫作。

茱蒂從衛斯女子大學畢業後，與她的初戀情人，亦即幫助她上大學的傑夫斯·潘得頓（長腿叔叔）結為連理。在傑夫斯把孤兒院送給茱蒂作為生日禮物之際，故事就此上演。而一向孟浪大方、樂天向上的莎莉，在接獲這對賢伉儷的請託時，頓時訝異與惶恐擾亂了她原有繽紛的生活。儘管莎莉如何的推諉，哥頓·何拉克（她鍾愛的政客）無心的激將法，卻使她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帶著私人女僕（珍）和中國犬（新加坡）履新。

而後，傑夫斯派遣了一位蘇格蘭大夫（羅賓·馬克瑞）來院裡幫忙，此人天性頑固，有對冷冰冰的灰眼珠，嘴巴始終抿得緊緊的，一點笑意都沒有，與莎莉的觀念鮮有相同；另一號人物是孤兒院的董事之一——賽路斯·威克福，是位相當體面的紳士，他

勤於考察與能省則省的精神，令莎莉有招架不住之虞。此二者正是莎莉生活中最感棘手卻又最親密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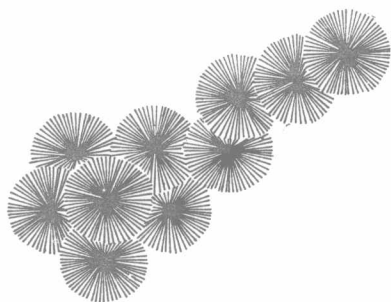
任事期間，莎莉一方面敦促好友儘速覓尋合適的繼任人選，一方面則全心致力於孤兒院的各項改革計畫。如此肩負著重大責任的生活，使她的心智更趨成熟，對世事的看法爲之丕變，可說受益匪淺。同時，這對她的感情生活也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起初，掌理孤兒院是她與哥頓未來的牽絆，經過一年多的考驗後，她認清彼此間並沒有共同的興趣，毅然地放棄原有那份美好的憧憬，而終告分手。在莎莉陷入風雨交加而又如釋重負的矛盾心情下，驀然回首，發現自己的最愛竟是身邊的敵人——那位裝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蘇格蘭大夫。他們之間的誤解冰釋了，而彼此是互愛著的。

全書即由這林林總總關於親情、愛情、友情的事件串連而成。鮮趣、溫馨、文情並茂的書箋，以及出人意表的結局是本書最大的特色，更是作者另一嘔心瀝血之作，其魅力不下於《長腿叔叔》。

長腿叔叔 II

親密的敵人



親愛的茱蒂：

來信收到，我連讀了兩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我有沒有弄錯，傑夫斯確實把約翰·格列爾之家送給妳當生日禮物，而妳要我來管理這座孤兒院，把它變成一個模範孤兒院？敝人在下我，莎莉·馬克白，當孤兒院的院長？我的天，你們是不是昏了頭？要我去管一百個小孩，還不如讓我去管一個動物園來得合適些！

然後你們還供應一個有趣的蘇格蘭醫生？我親愛的茱蒂，以及親愛的傑夫斯，我把你們看透了！我可以想見潘得頓家的爐邊會議在討論我的情況：

「莎莉離開學校之後，就在華西斯特的社交圈裡頭混日子，不是太可惜了嗎？她應該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才對。更何況，（傑夫斯說）她對那個年輕的政客何拉克似乎開始有興趣了。那個年輕人長得太漂亮了，也太古怪了點；我實在不喜歡這些政客。我們應該找點有用的事讓她做，讓她分分心才對。哈！有了！我們把約翰·格列爾之家交給她管就好了。」

噢，我好像親耳聽見他在說這些話似的。上回我到你們家去，傑夫斯就很慎重地和我談過他對婚姻的看法，他對政治家的意見，以及他對只會在社交圈子裡混的女孩的評

價。請轉告妳那位充滿使命感的丈夫，他的話我銘記在心，不敢或忘。自從我回來之後，我每個星期都會撥一個下午到女子戒酒中心去，陪住院的人讀詩。我的生活並不像他想的那麼沒有意義。

此外，我向兩位保證，那個政客並沒有那麼危險，而且儘管他對關稅和工會的看法和傑夫斯不一樣，他實在要算是一個可人兒。你們希望我服務社會的用心我很感激，可是你們也得從孤兒院的角度來看這件事。難道你們對那些無辜可憐的孤兒一點都沒有同情心嗎？如果你們沒有的話，我有，所以我在此鄭重拒絕賢伉儷的提議。

無論如何，我很樂意接受兩位的邀約，再度造訪紐約。只是我對你們安排的節目還有一點小小的意見，我們可不可以把紐約孤兒院和育幼院的行程換成看戲和晚餐之類的節目？我有兩件新的晚禮服，以及一件鑲白毛衣領的藍底金絲外套。

我要去收拾行李了，如果你們只想看到李派特太太的繼承人，對我個人沒有興趣的話，請儘早通知。

總是那麼孟浪的 莎莉·馬克白
十二月二十七日於麻州華西斯特

PS. 兩位的邀約恰逢其時。一位年少英俊，名喚哥頓·何拉克的政客下個星期也會在紐約。我相信你們對他認識較深之後，一定會喜歡他的。

附圖是茱蒂理想中的莎莉在散步的樣子。
再問一遍，你們兩個瘋了嗎？



親愛的萊蒂·

昨天晚上十一點鐘，我們在暴風雨中抵達約翰·格列爾之家。所謂我們，就是新加坡和珍和我。看來一個孤兒院長帶著私人女僕和中國犬履新並不是常見的事，所以等著接我的守衛和管家都嚇了一大跳。他們從來沒看過新加坡這樣的狗，還以為我帶來的是狼呢。我再三向他們保證，牠的個性很溫馴。那個守衛仔細端詳過牠的黑舌頭之後，很俏皮地問我是不是餵牠吃越橘派，才會把牠的舌頭餵得那麼黑。

安頓我的家人可花了一番工夫。可憐的新加坡被拖到一個奇怪的柴房裡去，勉強分配到一條粗麻袋。珍的待遇也好不到那裡去。這棟房子裡頭竟然沒有一張多餘的床，只有醫務室裡空著一張五呎長的嬰兒床，而妳是知道的，珍都快六呎高了。我們設法把她塞進去，她整夜就像把摺刀似的蹣在那兒。今天早上她的腰都直不起來了，看起來就像一個可憐的S字型。她毫不掩飾對她這個浮躁的女主人的不滿之意，希望我終於會回復神智，早早打道回府。

我知道，把她帶到這裡來，大概是世界上最蠢的主意了。但是妳知道我的家庭的；我一步一步說服他們接受我的決定，然而他們對珍的事情堅持到底。如果我帶她來照顧

我的起居，讓我不要熬夜，那麼我可以來——暫時的；可是如果我不肯帶她來，我的天，我想我大概連大門都別想邁出去了！所以，我們就在這兒了，而且我怕是不太受歡迎的。

今天早上我被一聲轟然巨響吵醒，我躺在那兒，聽著我頭頂上二十五個小女孩製造出來的噪音。她們顯然並不是在洗澡，只是洗臉而已，可是潑濺出來的水聲簡直就像二十五隻小狗在水池裡玩水一樣。我起身梳洗後，開始去考察環境。妳沒有讓我在就任前先來看看這裡的情況，果然是聰明之舉。

等我的小朋友們用早餐的時候去介紹我自己，應該是不錯的時機，所以我就到餐廳去。真是可怕的地方！牆上那些土褐色的壁紙，鋪著油布的桌子，木頭板凳，桌上擺著錫製的杯盤，牆上還掛著標語：「主會供應一切！」想出這句標語的董事一定有種黑色的幽默感。

真的，茱蒂，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這麼醜的地方。而當我看見成排的穿著藍色制服的小孩呆滯地看著我時，這個事實突然重擊而下，讓我幾乎承受不住。當一百張小臉需要的只是母親的溫暖懷抱時，我有什麼能力把陽光帶到他們的臉上呢？

我置身這件事的決定的確是太快了些。部分因素當然是因為妳太有說服力了，但我

必須承認，主要還是因為那個該死的哥頓·何拉克竟然不相信我有管理一個孤兒院的能力，居然還把它當作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另一方面，在我讀了許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又拜訪過十七所孤兒院之後，我的確開始對孤兒院感到興趣，想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可是現在我在這裡了，我才發現這個工程實在太巨大了。一百個小生命的前途和幸福掌握在我手裡，然後還有他們的後代呢！這件事實在太可怕了，我何德何能，憑什麼去扛起這樣的重責巨任？你們還是趕快去物色其他的院長人選吧！

珍來說晚餐已經好了。吃過兩餐院裡的飯之後，另一餐並不特別地吸引人。

（稍後）

職員的晚餐吃羊肉雜和菠菜，甜點是樹薯粉布丁；我不敢想孩子們吃的是什麼。

我正要告訴妳我在早餐時做的第一次正式演講的內容。我說約翰·格列爾之家即將有一些美好的改變，而這一些改變都是由於我們的董事會主席傑夫斯·潘得頓先生，以及潘得頓夫人，也就是孩子們的「茱蒂」阿姨，他們兩位的慷慨所帶來的。

請不要怪我對潘得頓一家戴上這麼高的帽子，我這樣做是有用意的。在孤兒院所有職員面前，我想還是把所有的改革都歸之於上頭的人比較安全些。他們對我顯然還沒有

多少信心。

孩子們都停下來瞪著我。我這一頭觸目的頭髮以及臉上這根翹得有點誇張的鼻樑，大概都不是一個孤兒院長常見的特徵吧。我的同事們也表現得很清楚，他們認為我太年輕、太嫩，不足以擔當這樣的重責大任。我還沒見到那位了不起的蘇格蘭大夫，不過我告訴你，他必須非常非常了不起，才抵得過其他這些人，尤其是那個幼教班老師。史耐小姐和我對新鮮空氣的看法頗有衝突，不過我決定要去掉那股可怕的孤兒院味道，就算要把每個小朋友都凍成小冰雕也在所不惜。

這個晴朗的冰天雪地的下午，我要他們關閉一個教室，所有的小朋友都到戶外去。「她要把它們趕出去，」我聽到一個小毛頭一邊擠進他那件小了兩號的外套，一邊在抱怨著。

他們就站在院子裡，蹣跚在自己的衣服裡面，耐心地等著大人放他們進去。沒有笑聲，沒有叫聲，沒有雪球遊戲。想想看，這些孩子竟不知道如何遊戲。

（更晚時分）

我已經開始花你們的錢了。今天下午我買了十一個熱水瓶，一些毛毯和被子。我把

嬰兒室的窗戶全都打開來，這些小東西終於在晚上也可以呼吸了。

我要抱怨的事還有成千上百呢，可是現在已經十點半，珍說我該上床了。

聽憑吩咐的 莎莉·馬克白

二月十五日於約翰·格列爾之家

PS 就寢之前，我到走廊去巡了一圈，妳猜我發現什麼？史耐小姐把嬰兒室的窗戶又都偷偷關上了！等我在那個老處女之家找到空位，我一定馬上打發她過去。

珍把我的筆拿走了，晚安！

*

*

親愛的茱蒂：

今天下午，羅賓·馬克瑞醫生來拜訪新上任的孤兒院長。下回他去紐約的時候，請邀他到府上餐敘，然後妳可以看看妳丈夫口中了不起的蘇格蘭醫生是什麼樣子。傑夫斯

居然讓我相信，我在這個職位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好處之一，竟然是每天可以親炙馬克瑞醫生這樣文質彬彬的飽學之士！

那個人又高又瘦，一頭沙色的頭髮，還有一對冷冰冰的灰眼珠。他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個小時中（我極盡待客之道），他的嘴唇始終抵得緊緊的，一點笑意都沒有。那個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是不是犯過什麼嚴重的罪？或者是他蘇格蘭本性使然？他實在不比一塊大理石墓碑來得溫暖親熱！

巧得很，我們的大夫看我也不順眼。他覺得我輕浮混亂，完全不適合這一個職位的要求。我敢說這會兒傑夫斯一定已經收到他的信，要求把我解職了。

在整個談話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他文謚謚地談著孤兒院對兒童成長的不良影響，而我只關心我們的女孩們難看的髮型。

就拿我的小聽差莎蒂·凱特來說吧，她的頭髮被緊緊的盤在腦後，梳成兩條細細的豬尾巴。可是我們的大夫不關心她們的頭髮，只關心她們的胃。我們兩人對紅裙的看法也不一致。我個人認為，藍色格子洋裝下，露出吋許長的紅色法蘭絨襯裙，對每個小女孩來說，都是毫無尊嚴的穿法。可是他覺得紅襯裙看起來溫暖愉快，而且衛生。可以想見，孤兒院的新院長將有一場硬仗好打呢！